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弭盜

宋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奏曰臣竊聞張守以江西盜賊未平兵力單寡已行增戍朝廷降指揮差左護軍千人馬三百疋聽張守節制皆謂李㝡既宣諭德意於前張守又增强兵力於後江西之盜無矣無何左護軍

之人更不差撥却於殿前司後軍差二千人馬一百足
權聽張守節制所有李貴申世景兵却替歸行在扈衛
此未能曉也李貴之兵臣實未知其詳申世景之兵人
多稱其忠勇有謀慮其在江西久不能弭盜者則盜多
兵少力所不能制也又從来節制不一郡守不能皆良
因循玩習養成盜勢亦專非李貴申世景之過今筠州
黄十五等負險不服李寀督申世景等圍捕正急若遽
聞更戍之命則衆必解體而無功今新差人與彼處人

情窟穴卒未相諳恐賊未平而先有擾人之患此臣所以重惜之也又今所差二千人權聽張守節制它日盜平之後必復歸於殿司則是二千人暫出三千人即來通五千人殿司皆得以有之也今日兵勢正當拔置偏裨多作頭項使各自奮立聚而增大之則易析而運動之則難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已降睿旨差撥左護軍人矣不知何為而遽改若出於朝廷議論猶之可也若有請而從之則更望陛下將今來所陳事理曲賜

裁斷務令允當淳化二年太宗皇帝嘗謂近臣曰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茍欲分移必先與之商議今日且無此事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夫差撥二三十人事非甚大但人主之命令一行不可為人所改易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聽言從善舜禹不能過微臣之愚必蒙幸赦

剛中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海賊之患今而不慮恐為他日之害晉孫恩初因報仇結聚其後破州縣殺長

吏永嘉東陽等八郡皆相應遂至有衆數萬雖劉牢之輩將兵轉鬬而恩出沒海上吳會閩廣皆被其毒恩沒盧循繼之劉裕因之以成事可不戒哉說者曰海上之盜招之則無矣曾不知海盜非招安所能盡也往年招朱聰矣其徒聚而為劉廣後又招廣矣其徒聚而為李元盖招致其魁其徒必縱以歸業魁得官其徒謂可取以為準也什百嘯聚又作一頭凡其所略縱而不殺又厚以物予之許其去而復來無業者欣然附之官兵弱

則奮臂而為敵官兵强則乘風絶洋而遁又急則孫槳
單下變為客舟官兵不能辨也止能於瀕岸淺海互相
回避驅入深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何暇議鬬哉臣
以是知招安之不能盡捕殺之不可及也臣官永嘉聞
瀕海諸郡各有土豪習知鄉道凡海旁桀黠無賴之人
彼皆素得其情盜之所向豪皆知之為今之計莫若使
諸郡以禮求訪使自為捍守仍將海旁之民結為保伍
如其境上無盜賊侵擾或自設方略而能格捕之者朝

廷第其勞而官之容隱坐視者待之有法如是則朝廷不費官兵不費糧而海盜可以漸息如只以招安為術制置司兵為用常使江北無警則已萬一被兵或飢饉仍歳則孫恩盧循之患蔓難圖也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嘗謂僭竊未平則二聖之歸無期金人之禍不解南北分裂生靈塗炭此固不可一日而寧居也然而欲平僭竊而内有盜賊為之梗則盜賊未除僭竊亦不可得而平矣韋制蹄淮之師涵養逆寇

之勢因循不振職此之由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先除盜賊使其不能為患然後北向以定中原跨河越岱而并居之乘機應變坐制黠敵宜無不如意者昔劉先主之入蜀也欲資其富饒以爭天下其先定之計固將滅魏并吳而存漢然孟獲未平諸葛孔明不敢越險而東出則以掣肘者在其後故耳故其討獲也七擒而七縱之力屈而不誅其人勢敗而不絕其欲竄之山谷乃所以安之獲安而蜀人安矣蜀人安然後孔明得以十倍曹

丕之才併力而擊魏魏亡吳服而漢不得不興此其志也惜乎謀已定而數奇師未捷而身殞然其所建立已足以取信於後世矣今江湖荆楚閩廣之寇盖不止一孟獲而已而其所過殘滅井邑為墟暴虐之甚又非獲比則為民除害誠有不可緩者而陛下連歲出師必遣宰執又副之以大將並吏招納舉無遺筭其所以度內外之勢審先後之序固不待臣之言矣然臣以謂討之之難不若安之之難盖自宣和以來監司守令不得其

人掊刻相師繼以殘忍民無所赴愬棄鋤耰而帶刀劍者幾年于茲矣今旌旄所臨次第平定而郡縣牧民之官又不加擇宄渠雖殲禍根未絶萬一舊弊繁興逆意復萌雖欲人人誅之不可得矣臣故曰討之之難漢宣帝謂龔遂曰選任賢良固將安之故臣願陛下及其初定慎擇忠信之使分按諸路諭以重民之意委以刺舉之權俾姦貪不法之吏不容於時而公正廉勤之人得以自効然後拔其殊尤聞之朝廷以為郡縣之長則遠

方受賜鰥寡孤獨宜無不得其所矣此安之之道也必欲濟師舊邦以慰簞食壺漿之民而盡復祖宗之境土須吾民之安然後擁衆横行以圖決勝似或未晚傳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給事中胡交修上疏言昔人謂氍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寛大之詔開其自新之

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劒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人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榖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

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李光進龔遂故事論旱荒狀曰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民文王之民無凍餒者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夫民至於捐棄父母妻子甘心為盜賊者豈得已哉帝王之術無他在黎民不飢不寒而已故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植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姓免飢寒之患而有以相生養雖驅之使為盜不從也善乎龔遂之言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中耳故其治一切以仁恩而盜賊卒以解散此真良二千石也近年以来福建湖南盜賊間作范汝為楊么相繼猖獗吏不能制朝廷不免遣發大兵空其巢穴如聞其間殺戮不無過當多及無辜今諸路

旱荒百姓失業流丐道路强者不免結集為盜弱者則轉徙溝壑矣雷進尚據鼎澧辰沅諸山出沒作過近聞福建海道又告急矣此不可不慮昔唐太宗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為盜者正以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亷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嗚呼太宗真聖主哉臣愚伏望陛下深詔大臣遴選循良之吏髣髴龔遂之流以招懐撫納為先仍切

責諸路監司按贓貪邺流殍則陛下德音豈患不達百姓豈肯從亂哉

蘇籀上議曰籀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本路帥守監司各令具所以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事者籀竊伏詳味聖意憂愍元元省刑薄斂視之如傷待遇僻遠一如輦轂此堯舜之德度中興之基址臣下並體此意羣寇竦聞德音寧有不懷消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籀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又有愚誠在朝廷

莫若選賢能守令任擊斷使者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今盜賊如本路近日三十餘火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姦民恃亂以為富貴之資非但失業之食者也驅擁讙騰椎埋焚劫所在之處官私一空人不聊生鼠輩恣睢謂莫已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鄭子產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太叔以其說治鄭之萑盜若吹鴻毛耳方今天下多事而郡邑惟務姑息袛畏朽索蒲鞭寬待強狡之屬

文吏自愛不任桴革之事爪牙鈐束之職無不曠弛致使州兵縣卒飽嬉游惰驕而難使軍政無紀師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耗庫錢不下十一二千故重於遣兵布衣氓隷圜視而窺國家之隙誘誑南畝一日成市羞賊自寡少而嘯聚官司覺舉不可少緩萌蘖易與滋蔓難圖故平居無寇亦當謹隣保之法嚴警察之備盜若糾集豈容不知及勢孫力劣爪牙缺短之際不煩大兵亦可擒制此事今已無及賊黨已多郡邑兵少回

遑之不暇專務餌之以錢帛縻之以官爵一切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摧敗或能以反間使相戕併盜必少弭捨此不務與之官惟恐不高給之錢惟恐不厚含垢忍詬莫敢擒捕僥倖既開小人嗜利倣效者衆今日此鄉賊發明日某村又告急矣譬如養癰長疽厭棄鍼艾坐視胷背之潰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羣小失其意則奮臂背約破壞縣鎮掠千百室太阿在手無不可者東漢李傕唐朱克融以不赦而

成大亂故以招安為務然賊方蟠據招之往往不聽非能使之摧敗詎肯歸我乎漢時所以置繡衣直指用干戈斧鉞豈不仁哉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門不得不寬禦其不悛之心不得不猛無辜之民脅從扳援若夫訓導柔輯施其困之扶其疲弱復其常產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夫招之而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恕者也節制將士裁節冗費振起驕惰賞重罰明借俸侯王以充其費緩急之際州郡兵將相與戮力亦不

煩朝廷顧憂慮勝而戰用惟其人殲厥渠魁分其徒黨頤為軍者撥隸諸營其勇力易以使遇它盜發則以既降讐未伏皆良策也至於守邦之人陟廉黜濫選如龔遂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豺狼塞路以力戰邀我選如王尊虞詡文武之才並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必無盜賊之顧憂安民利物誠在此耳貓不勝區區冒昧陳聞

孝宗時王質上鎮盜論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

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為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㳂飲叫號鬬詈以輕犯鞭朴甚至於發塚露刃揭鬬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於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閒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

淵藪也臣甞以為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為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為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阸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横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

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有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寇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於刑以為之懲賞以為之誘而二郡之民盖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於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

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强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强之號令盖豪强之所以為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者則桀驁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强之門為今之計者莫若喻郡縣之官吏重為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為之科牽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强能服其命此其為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為漢武

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盖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為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盖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故筭計見效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以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為文吏之所汩矣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

制其所主者何臣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而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為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為生者必死而為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耻之人其誰能

安生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為無聊之謀攻掠
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
生之路飄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
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
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佛者而以
為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而以為未足故左道惑人
焉則是食菜事魔者盖生於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
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為農拙而不能為技藝以

為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
率而倡狂於三尺之外以徼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
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塩者蓋生於姦民求利之
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
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廹且朝廷所以禁切
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𡚁未甞除所以限制盜販
茶塩者可謂甚密而此𡚁未甞絶為官吏者熟視而不
敢詗曲赦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

其責豈暇為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為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為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閧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有雙脩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来

曲其所以為教戒傳習之言不過使人避害而趍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以為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輙千餘少亦數百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横刀

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追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源以為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刈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宗

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戸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
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扇而為亂者臣願陛下
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
自陷於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絶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
戸所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
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
而不至於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
以見愚臣計利筭害如此其深也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内不有小忍則不能成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定淮甸曽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内欲小忍以成大謀者今欲外挫强敵而境内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勦除外未寧而内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

期矣然臣相時度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可以必殺而無赦矣海寇出没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聞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内稍平可專意外攘臣所謂治外必先安内小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縁監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

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未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遂致滋蔓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别擇賢才以為外臺共理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知婺州李椿上奏曰臣聞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臣自今年二月末到官計隣州交傳過犯盜配軍自三月至九月七月之内凡八十八名先後為盜蓋數十火兩浙州軍素號少盜婺州又不當衝路經過犯盜配

軍如此之多則江湖閩廣襄淮不知其幾何人其未發
未獲之盜又不知幾何臣所領州雖無强盜發覺鼠竊
亦時有之而貧民游手日益以衆盖為盜之漸也畧計
婺州一郡所出財賦臣到官七月日起發過錢四十八
萬餘貫及州用支遣併支錢七十餘萬貫終歲計之無
慮百萬緡物帛起發二十萬餘匹兩春秋衣賜每月軍
粮在外是皆取於七邑之民婺州財賦如此之盛猶且
窘迫則他州亦可料而知也官司窘迫則多取於民民

被多取不得不貧貧民為盜非得已也臣憂不得已之民日多盜賊滋盛實繫國家之休戚漢武帝惡盜賊之多遣繡衣使者捕逐誅殺不知其數而盜不息必用富民侯然後民寧盜消然則何以消盜其必寛民而後可何以寛民其必寛州縣而後可何以寛州縣其必省冗食而後可冗食誰可省凡非親非賢無補於國無益於民者皆可省也臣愚頑出膚斷詔有司各具合省冗食之人州具一州之冗食監司具一路之冗食條列而申

朝廷詳議省去之謂如婺州一郡乞令臣具盖冗食不省則州縣不得寛州縣不寛則民力不蘇盜賊不弭臣願陛下察之愈之
椿為檢詳文字時奏曰臣竊見水旱為災民或流離為盜加以茶寇日盛海賊時有雖曰盜賊起於貧窮臣以謂乃官司有以致之也其誅求尅剥使民不得安業流而為盜者姑且别論臣先論承勘官司受賂出脱不得其情凶惡殺人者例皆漏網所以凶頑之徒不知畏戢

盜賊日滋良善受害臣備數都司每見刑寺奏擬强盜案當極刑而貸配者十八九每雖退駁問難拘於獄案已成上下相徇亦無如之何謂如本無殺人之意及為人强率而行所盜不多不傷害人偶罪法至死而貸其命猶曰從恕可也其累犯不悛傷殺被主殺害捕告放火姦汙江海之險逼人入水情理巨蠹者而獄吏弄情或作聲勢不接或作歸罪未獲或拒殺捕人則曰身在屋內或殺傷被主則曰身在阜望又曰負擔先行又曰

別船般載詳覽案情人知有懲雖扼腕不平無以制之臣愚以謂宜令承勘强盜官司如未獲下手殺傷人者及未獲為首者不得完結知宣州許尹曾令諸縣獲强盜全火而後結解不數月盜皆屏息已試之驗也議者無過曰淹延刑禁强盜害人之人也使食獄粮而坐獄中置虎兕於柙亦何過焉唯當嚴逸囚之禁足矣其强盜配軍不得差充監司并屬官下白直委守臣常切加意拘管不得差出如有逃逸坐兵官部轄人責罰亦止

盜之一術也臣之愚說如有可採即乞特降睿旨下有司施行

集英殿脩撰帥福建趙汝愚論汀贑盜賊利害奏曰臣伏見比歲州縣盜賊滋多其間類多汀贑之人者非惟兩州山川氣習固然亦由居官者擾之特甚故百姓弗安其居彊者四出為盜而兩州事勢常使人惴惴然有甚可畏者臣不敢不以實聞也臣昨任江西路運判時所見江西十一州內贑州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

為最甚臣今任本路八州内汀州與贑州為鄰亦地最
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為最甚臣自到任以来不住詢
訪得汀州一郡係在福建一路最高處四面皆崇山峻
嶺其民皆什百為羣依山阻險而居散居田野者絶少
其道路間行旅稀濶亦難得邸店其人不能蠶桑除耕
田織布之外皆别無生業其俗喜兵而好鬬爭奪殺傷
之事葢無時無之至官司遣人追捕則相率數百為羣
抗拒不出居官者豈能深思遠計惟幸其任内一時無

事往往不分曲直姑將巡尉下人行遣以為生事遂致長養成俗無復紀綱法度矣所可為深憂者今諸寨土軍與百姓積怨既深皆相視如仇動相讎殺自臣到任數月之間已目擊兩事如去秋本州行下清流縣追捕編管人蕭漢臣不獲執其母與妻在明溪寨蕭漢臣者輒率數百人圍守明溪而不去近復有秦兵以捕私塩為名殺死百姓葉陶之子其黨屯聚捉去寨兵三人非理苦楚至今爭競紛紛不已其互相陵暴大率類此此

臣所以朝夕惴惴不能自安者也臣因詢問得其致弊之由其大者有二而官吏侵漁苛刻之害不與焉其一曰賦役不均之弊其二曰措置官鹽之弊初紹興中行經界法是時惟本州盜賊方定不曾推行經界至今有稅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稅比歲諸縣逃亡者衆有司窘於調度不肯為之從實倚閣遂將逃亡稅賦均及見存鄰保鄰保又去則展轉及之貧弱之民横被追擾其間却有豪猾之家不納租賦一彊者為之倡首

則羣弱者從而附之至有一鄉一村公然不肯納常賦者縣道無如之何遂將上項最難催理去處往撥與諸寨以為寨兵衣糧令自催納其寨兵催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遍下鄉村此既飢寒切身彼方固拒不納互相仇怨職此之由又本州地勢最高去海絶逺祖宗舊法係以運鹽了辦嵗計近嵗諸縣闕少本錢官吏茍簡所運鹽綱盡不及祖額其運鹽船戶復大為姦弊多以灰土雜之其鹽已甚惡矣却有姦民就近私販廣鹽入界

比之官鹽不致雜惡其價復賤常爭數倍致官鹽發泄不行遂有配抑之患上下減刻其弊尤多故强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貧弱易制者則抑配無時又每鹽綱内例有轉運司增鹽通判廳經總制鹽諸縣已難敷賣而本州復有自運歳額鹽又分令諸縣變賣故有轉運司鹽有本州鹽有通判廳鹽有本縣鹽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廵尉文書旁午雜然並出其民誠不勝其擾矣聞每有欠戶入縣則諸廳吏卒擒捕紛然致百姓有終身不敢

望縣門者故寧以死抗拒官司而官亦無如之何也臣伏思之其始皆緣諸縣歲計不足故一切之政行加以為守令者措畫無方威信不立平時既無以信服其下而數遣吏卒復侵擾之使百姓懷蓄不平日盼盼然視官吏如怨敵若非朝廷早為區處使之上下各安其分誠恐異時激為大盜必重煩朝廷憂顧也臣又聞建炎紹興間所在盜賊蜂起然皆不數年間隨即勦絕惟汀贛兩州之盜羣聚山谷間甚費朝廷經理後十餘年不

得已本司遣官招撫方得平定今安撫司尚有使臣數
員皆當時所招汀贛之盜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
遴選守臣為上銓擇知縣次之減節浮冗又次之如鄉
来旱傷四十餘州軍吏部添差窠闕並權與住差而養
老歸正等人亦不至久待闕次伏望特降指揮除本州
宗室忠順官添差貟闕係是見居任人依舊存留使闕
外其餘堂除吏部添差岳廟等員闕並免差注仍於本
路選委監司一貟將州縣官吏依條格不該支破請給

並與減罷通計一州六縣比歲財賦出納之數而均節之凡官吏軍兵冗食無用去處及其他利害有可罷行者亦許隨宜條具聞奏然後蠲除逃閣招集流亡嚴減刻之科絶配抑之弊使吏與民各安職業一方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閩中諸郡惟汀州數多盜賊十年之間已三弄兵矣雖其山川風土與他郡不同然以人事考之要亦深有未盡其一曰獄訟不明其二曰科塩不已其三曰賦役不均臣竊惟國家自有常法使州

縣官吏能盡心獄事殺人者必死傷人者必刑罪不可逃人孰不畏惟汀州之獘獄訟不明殺人者不敢告官告官者不敢就逮就逮者未必追證得實追證得實者亦不圓結觧州囹圄之内多殺無辜豪强之民卒以倖免故强凌弱衆暴寡小不忍則互相屠戮不復申訴於州縣積習薫染成此惡俗此其獘一也科塩之獘抑配百端臣屢以奏聞不敢重述惟鄉民不堪吏卒之擾是以聚集徒衆依阻山林初欲抗拒官司終至養成姦惡

故強梁者一人倡之則貧弱者十百和之非惟科鹽不行併與常賦不納官吏畏懦亦無如之何觀此事情即是官吏驅之使為盜賊此其弊二也汀州六縣未曾經界稅賦不均貧者產去稅存富者有田無稅人被追擾多致逃亡逃亡之田亦復歸富室逃亡之稅則害及里閭失業之民既多往往散而為盜此其弊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矜恤深詔有司遴選本州守臣仍稍重其權任俾之深察民隱審究獄情但得官司清明自然盜

賊稀少仍乞檢會帥漕兩司近條具到減鹽運等利害早賜指揮施行所有經界一節乞候鹽運既減民情漸安徐而圖之蓋亦未晚

任湖南諸州安撫辛棄疾上疏曰臣竊惟方今朝廷清明法令備具雖四方萬里之遠涵泳德澤如在畿甸宜乎盜賊不作兵寢刑措少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而比年以來李金之變賴文政之變姚明敖之變陳峒之變及今李接陳子明之變皆能攘臂一呼聚衆千百殺掠

吏民死且不顧重煩大兵剪滅而後已是豈理所當然者哉臣竊伏思念以為實臣等輩分閫持節居官亡狀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貪濁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孤負陛下使令之所致責之臣輩不敢逃罪臣聞唐太宗與羣臣論盜或請重法以禁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當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大哉斯言其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卒成貞觀之治以是言之罪在臣輩將何所逃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見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狀臣以謂斯民無所愬不去為盜將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臣試為陛下言其略陛下不許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歲所取反數倍於前者陛下不許將百姓粗米折納見錢今有一石折納至三倍者併耗言之横斂可知陛下不許科罰人戶錢貫今則有旬日之間追二三千戶而科罰者又有已納

足租稅而復科納者有已納足復納足又誣以違限而科罰者有違法科賣醋錢寫狀紙由子戶帖之屬其錢不可勝計者軍興之際又有非軍行處所公然分上中下戶而科錢每都保至數百千有以賤價抑買貴價抑賣百姓之物使之破蕩家業自縊而死者有二三月間便催夏稅錢者其他暴征苛斂不可勝數然此特官府聚斂之弊爾流弊之極又有甚者州以趣辦財賦為急縣有殘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

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吏以取乞貸賂為急豪民大姓有殘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問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臣以謂不去為盜將安之乎正謂是耳且近年以來年穀屢豐粒米狼戾而盜賊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獘有不可勝言者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今年勅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臣

不勝憂國之心實有私憂過計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也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為殺身不顧況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權責臣以澄清之任封部之內吏有貪濁所當問其敢瘝曠以負恩遇自今貪濁之吏臣當不畏強禦次第按奏以俟明憲庶幾荒遐遠徼民吏得生盜賊衰息以助成朝廷勝殘去殺之治但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衆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使

他日任陛下遠方耳目之寄者指臣為戒不敢按吏以養成盜賊之禍為可慮耳伏望朝廷先以臣今所奏申勑本路州縣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恵養元元為意有違棄法度貪冒亡厭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取小吏按舉以應故事且自為文過之地而已也臣不勝幸甚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郴州宜章縣界首交割本司職事自到任以來凡一路刑

獄寃濫禁繫淹延事在目前可以決遣者敢不盡心畢力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惟是事雖未形而慮不可不早者盜賊是也臣聞盜賊之端未有不起於微方其微則易以討捕及其多則難於剪撲今州縣之間所恃以制盜賊者土軍弓手耳所謂土軍弓手往往名存實亡其初招塡也未必擇强壯之人其已應募也未必知教閲之事鄉閭之間小小盜竊猶有遷延歲月不盡獲者況於劇賊巨寇嘯聚山谷動以千百計而責土軍弓手以

擒滅之效亦已難矣提刑素以督捕盜賊為職近降指揮今後如有盜賊竊發稍甚去處提刑躬親起發前去措置收捕毋致滋長則督捕之責自此愈重然所督者不過於土軍弓手又不足恃以破賊以甚重之責而用不足恃之人緩急豈不悞事臣自到本路刷具一路弓手見管二千六百五十人土軍見管二千四百二十九人總其大數不為不多然散在九郡三十八縣其間又有連接溪峒去處如有緩急不可盡發兼照本路向來

李金陳峒作過當時調發止是比近數縣弓手土軍人數不多又皆烏合未必可用故招募土豪義丁峒丁等人又不能制必待起發鄂州大軍然後擒滅則弓手土軍不足恃以破賊明甚臣竊見廣西提刑徐詡奏請乞撥本路摧鋒軍効用等兵五百人隸提刑司及帥司選差係將不係將兵只令本將部轄亦隸提刑司督捕朝廷悉從其請併劄付廣東帥司遵守兼訪聞廣東提刑司當李金賴文政陳峒侵犯之時亦循例於諸州差撥

禁軍各五十人十四州軍共七百人隨行督捕惟本路提刑司既無舊例差撥禁軍兼前任提刑詹儀之於去年八月内奏請乞將帥司調發到將兵在軍前者權令提刑制其進退亦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謂廣西妖賊盖不常有廣東本無盜乃湖南之盜侵擾之唯本路郴之宜章桂陽之臨武兩縣莽山鳥峒之間地險而民悍素為盜賊淵藪歲有小歉則百十為羣出没剽掠大則千數侵犯州縣自建炎以來有李冬至李壽有鄧庄有李

鬼七有唐廣六有駱科曹雄有歐二十五有李十五近
年則有李金有陳峒皆猖獗之甚者本路利害尤非二
廣之比臣職思其憂不容隱嘿必待事至然後有請預
計往復之程坐待可否之命勢須兩月豈不有失事機
臣今不敢如廣西提刑司撥兵自隸但乞遇有盜賊警
急非弓手土軍所能制禦者許令於潭邵全永武岡軍
將兵内量行分撥五百人與弓手土軍併力討捕或乞
如詹儀之請帥臣未親臨之間帥司調發將兵許令提

刑制其進退如帥臣親出則專聽帥司節制庶幾盜賊易於擒滅不至猖獗重煩朝廷區處臣亦免虚負督捕之責所有廣西提刑徐詡及本路前提刑詹儀之奏劄除已備録申三省樞密院欲望睿斷特賜詳酌施行

戡又奏曰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坐湖南轉運副使辛棄疾劄子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事恭奉聖旨指揮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臣猥以非才亦預陛下臨遣一人之數臣祇役三時尸素無補不能布宣德意勸

求民瘼屏斥貪吏撫循遠人少寛陛下南顧之憂至勤
戒勅如此臣聞命震恐無所逃死臣敢不精白一心上
體聖意遵守施行外臣有禦賊事宜冒昧聞奏臣所部
封恩州德慶肇慶府與廣西高容藤梧接境諸州探報
日至大抵妖賊李接深入山林擁衆自衛驅廹平民以
抗官軍凡所殺獲無非脅從之人終未得其首領容化
欝林等州大半為盜其餘或禦寇或運粮戰亦死遁亦
死數州之民墜於塗炭深可痛傷臣聞李接本一弓手

奮臂而起嘯聚數千人刼掠州縣追殺官吏勢便猖獗又有陳子明陳南容徐鐵條楊壽彭四十蘇生陳方寄謝寧周國生等各以衆應之自五月至今首尾半年未就翦撲臣竊謂向來陳峒憑據險阻結集姻黨急之則入巢穴緩之則出抄掠似未易圖一旦朝廷專委帥臣分撥大軍出其不意直擣巢穴曾未旬月賊徒授首今李接乃偶起之賊其徒亦烏合之衆非陳峒比勢亦易於平殄積日累月未聞成功盖陳峒志在抄掠不敢輕

犯城邑力抗官軍尚有招降之望李接狂僭萬死有餘自知不復生全在朝廷亦無招降之理所以誑誘其徒致死拒捕僥倖一戰計窮勢蹙必須奔竄入海借使李接就戮其餘首領尚多陳南容有衆數千亦非小盜若不速為之所不惟此賊得以假息深慮生靈苦於荼毒軍士疲於征戍州縣困於供億緣邊溪洞瀕海蠻蜑萬一扇動豈不可憂臣身在遠外不當言事又念盜發鄰境寇逼封部先事而言亦臣之職竊惟廟謨自有長筭

廷臣豈無忠言何耶蹤跡遐小臣千慮之微然廣西去朝

廷五千里臣置司處去廣西不過數百里所得探報為

甚詳傳聞為甚審臣久辱陛下教養又膺陛下委寄憂

國之心不能自已臣有管見十事備列如後

一李接竊發巳來所至州縣不專殺戮往往開發倉

廩振施貧乏招納亡命偽補官資愚民翕然從之

臣恐有無賴士人為之謀主蓋賊衆雖多亦不足

慮使一稍有智慮者教以計策卒未可圖臣愚欲

乞朝廷行下給榜招募本處下第舉人負罪官吏及流落無聊之人有能身入賊營誘殺首領或設計誤賊陷於敗亡者優加旌賞或但獻策可采者亦量給錢米以羈縻之庶幾賊黨疑貳不肯招納無賴之人人亦不為賊用

一臣近據探報廣西指到脅從之人例皆文手遣之此曹室廬焚蕩田業荒蕪妻子離散已無所歸勢必再入賊黨後所擒獲既係前日文手之人不得

不誅臣恐自此難以招降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凡招到人擇其强壯者刺充將兵月給糧食弱者支常平錢米權贍養之候事平日或分隸諸軍或放歸田里庶幾招降之人不至再入賊黨

一爲首作過惟李接一人陳子明等皆是後來相應李接之罪滔天萬無招降之理其他首領尚有可赦之域臣愚欲乞朝廷行下重立賞格應次首領能殺李接以衆降者赦其罪犯補以官資賜以賞

給應係賊黨能殺次首領者亦如之離間其徒使之互相殺害庶幾不勞甲兵此賊自潰

一臣聞廣西賊黨雖多然首惡與同起之人有數其餘無非脅從又況皆是陛下赤子愚戇無知廹於飢寒信其誑誘遂陷賊黨竊慮枉遭殺害有傷和氣臣愚欲望朝廷申諭督捕官司若能全活人命其功尤多不必專事屠戮招降之人全在處之得宜不可巳降而殺其出戰軍士運粮人夫或有避

事愆期亦宜分首從量輕重處分難以一例行誅庶幾仰稱陛下好生之意

一臣竊見廣西宜邕等處連接諸蠻高化等州瀕近海道深恐賊勢窮蹙必為逋計若竄諸蠻則誘引為寇若入海道則無所不通卒難收捕害未有涯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廣西把截要路及謹備海道不得艤泊舟船無使走透賊徒致貽後患

一臣竊謂自古盜賊之起皆緣守令貪殘巡尉怯懦

民已困而不加恤盜將作而不知禁馴致猖獗若守令得人巡尉振職則民自樂生盜亦知畏然所以澄汰守令與巡尉者監司帥臣之責也比年士風習為寛大不肯按吏間有劾奏聞見必駭怨謗並興甚則以為生事邀功人情避怨遠嫌遂至失職雖陛下督責切至終恐不能仰體聖懷不過指摘一二小吏塞責而已臣愚欲望朝廷遴選朝臣或只於各路監司中就差强幹廉明者巡行州縣

徧察守令廵尉貪殘者奏劾之庸謬者斥逐之老病者與之嶽祠怯懦者易以他任使州縣之間近民之官稍稍澄肅則期月之間民悉受賜臣伏見慶歷中從歐陽脩之請分遣朝臣按察官吏本朝自有故事可舉而行

一臣聞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先哲王非不好生而惡殺乃不可不殺者聖人亦豈為是姑息也況盜以害人為事不殺之則人被其害矣祖宗舊法強

盜持杖五貫者死今州縣勘鞫務為姑息多出其罪以圖陰報或有為之囊橐密行賄賂以求末減凡所供欵先申不曾殺人放火姦汙等事獄成又以情輕或刑名疑慮奏裁遂得免死不過流配行不數驛破枷去械奔竄他所又復為盜數十為羣所在剽掠若有大盜相率從之此皆累犯劇賊非若愚戇村民百人之中有此數人則難禽制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諸州應犯强盜罪至死者並

依見行條法處斷不得以情輕或疑慮奏裁庶幾盜賊即漸衰息

一臣竊見祖宗舊法諸賞應減磨勘三年者承直郎以下循一資因軍功捕盜者改次等合入官近歲臣僚奏請若非親獲止許循資夫縣尉捕盜多是遣人親身擒獲者未必有之故僥倖者十八九大抵如臣僚所陳然祖宗之時亦非不知酬賞太厚僥倖必多所以不吝此賞者蓋欲止盜也凡選人

改官必待七考五章又無過犯方能合格若一日之間獲盜七人便得改秩人情慕賞莫不盡力求盜以覬恩典況兇惡強盜多處極刑亦人情之所甚惡以所惡易所慕蓋不得已今薄其賞人心自怠何肯殺人以就循資儻監司州郡督責不嚴不過坐視而已甚者盜發所臨蔽不以聞小盜既多寖成大盜理之必然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應選人捕盜賞格並依祖宗舊法仍令吏部不得故

作阻難庶幾激勸使之盡力

一臣竊見二廣縣尉多是恩科出身廵檢亦有揀汰離軍使臣或老或病或頑鈍無耻或貪黷無厭初為此來志在茍得但知減尅弓兵錢糧誅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詞狀公受賄賂或判押文引縱容乞覓所謂本職漫不加省遇有盜發怯懦畏避不即追捕先往定驗追呼隣保須索百端責立賞錢使大小保甲與被盜之家均備樁管盜不可得錢已

乾沒往往鄉村有盜隣保共備所失償之不敢聞
官正恐徒擾而無益如此盜安得而不滋臣愚欲
望朝廷行下吏部及二廣轉運司注擬捕盜官並
先銓量年五十以上或老病者或恩科出身或揀
汰離軍使臣不得差注庶幾無事之時不甚擾民
緩急之際可以倚仗

一恭惟祖宗創立兵制最為詳密州郡之兵悉名禁
軍守貳曰知州軍通判州軍幕職官以諸使為號

曹掾官以參軍為名凡所以張官置吏為軍民而已豈為是虛名哉名立而實存故階級甚嚴紀律甚明教閲有法犒賞有格逃亡者有律私役者有刑莫不纖悉備具閲歲滋久名存實亡州郡之兵有如兒戲祖宗之制徒為虛文階級紊亂紀律縱弛教閲廢而不舉犒賞闕而不支逃亡者自若私役者皆是狃於聞見以為當然一旦緩急驅使之戰何異市人故盜賊侵犯州郡無以禦之為守臣

者或棄城以逃或納賂而免養兵如此國家何賴
焉臣愚欲望朝廷戒勅守臣申嚴法令於諸州廂
禁軍内遴選强壯勇力之人以充禁軍帥府千人
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及額者
增募置營壘以别處之益廩給以優異之而又嚴
階級明紀律逃亡者必誅私役者必刑一日二教
每旬守臣親閲角其優劣而第其賞罰每嵗集于
帥府較其臧否而為守臣兵官之黜陟月具教閲

日辰人數申安撫司歲具姓名年甲藝能申樞密院奉行不虔者以違制論庶幾州郡兵備不至單弱禦賊之要莫急於此

右臣所陳十事五事治盜於已然五事止盜於未然伏望聖慈察其憂國之心赦其冒犯之罪或有一得乞賜施行

周南代池陽太守上裕民五事疏曰契勘池陽控扼大江拱護行闕迨此暇時宜思式遏姦萌以利永久臣竊

照本州有重役縣徒五十八人在法五年無過許將刺充牢城蓋朝廷始以其情重既欲苦役以困其力終念其悛改復開改刺以全其生然臣竊詢此輩從初習慣宄狡至此轉無藉賴加以軀幹長大猘力强猛怙其無良少得五年無罪犯者尋常越逸一人須至申陳密院兵廂擔負督責管營士牢堅固廵察嚴密猶有毀壁鉆筒掣脫杻械夜行晝伏累日絶食而不獲者若照管少懈則别生暴横慶元三年數内有傅旺始因脇汙營婦

後緣隔絶不通輒乃白晝鼓刀傷人幾至殞死已而佯為重困脫出牢户随即逋逃本州闗牒戎司邀截津渡俾免越淮至今人言傳旺百夫未必能當推此一端其儔可見加以州郡無事役使反以養成驕悍小有營葺苟一畚土便即誶語不知者徒見冶鐵為械將謂舉步有礙不知其歷梯級登墻屋健者唶弗能及臣竊思方時無虞本州又宿重軍此輩縱無忌憚尚何能為臣所慮者萬一州郡彈壓少失彈壓此曹破械而出掠坊市

盜庫兵臣恐異時為沿江患者必此曹也臣聞漢法用兵至發亡命或取刑徒此曹今置在州郡則勢應悍戾而難制若來入於軍則便須禀畏而馴伏況其輕生足備摧鋒軍旅得之未為無用不過別立一軍號選擇一將副御之有其方而已臣照得前任守臣鄭汝諧亦曾有此申請牒歸池州大軍收管幾及半年臣考驗案牘自汝諧牒發之後不聞一人干犯紀律足見軍中足以讋服此輩後緣此輩乞行改刺勇捷遂致省部駁難再

令發還本州羞重役人五年無過始刺牢城牢城只是廂軍今若便為勇捷却係躐升禁軍既戾元降指揮而所請又居配隷牢城之上是一不可又朝廷大軍素號禁旅忽與剽盜連營共壘宜其羞與噲伍是二不可二事既未順便無當來亦不說給以何等請受復於何處支請往往亦教軍中倍費區處所以卒難收受今臣欲得軍中別立軍號則便已分別等衰免得軍士有言至於軍粮既不可躐升勇捷若只依舊支與重役名糧又

恐略無增勸要得不礙見行條制稍令豐約得中只乞支與廂軍糧賜仍須管認人數逐州不過幾名發往軍前支散死亡許行開落添續不許過數如此則暗合改刺牢城之法明有附著統壹之所行之沿江州郡諸屯有益兵之實州郡寬控制之憂剪除芽蘖陰護本根計無出此

寧宗嘉定中知江州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江之為州土瘠民貧豐稔之歲常賦之所入僅足以支經費

之所出不幸而歉所入者無幾而所出者自若將何所取辦嚴於督責則民必重困惟恐傷民則事無由集此誠進退惟谷之秋也臣承乏以來夙夜懍懍思之無策惟有裁節冗費而已於是以身率之力行儉約凡可節者無所不節庶乎其少寬矣而諸司合發之錢亦可得而節歛符移之峻先期而下操之如束溼督之如逐寇既催其職所當辦者皆如期而發則又催夫前任人之所逋者亦不容少遲推原其心豈不知民生之憔悴如

此亦豈不知州郡之匱乏如此用度既廣上下交急不得不然民將何以堪之盜所不發猶不聊生寇攘之地將如之何城市居民無以自活窮僻之處將如之何沿江諸郡民猶若是兩淮之民又當如何嗚呼民生至此窮而無告亦已甚矣膏血既竭何可復取廹之不已有為亂而已爾今竊發之徒固非本心凍餒交切旦夕且死而為奸為惡猶未遽死也故忍棄其身而為之穿窬不已至於攘敓攘敓不已至於戰鬬嗚呼仁聖在上而

赤子之蹈溺一至於此極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當今之務惟有姑置他事而專講求固本之策夫本之不固抑有由矣用度無節則斂不得不重而民不得不殘此本之所以揺也節用之道當由近始朝廷之用有節則諸路財計可寛諸路財計寖寛則諸州征斂可薄征斂既薄民力必紓民力既紓姦盜自息本末源流之次第如此焉有安土樂業之民而肯為盜者乎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民所以為盜

者賦煩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竇軌奏益州獠反請討之太宗曰獠依阻山林鼠竊乃其常俗當撫以恩信豈其漁獵比之禽獸乎臣謂斯言明於止盜之本可為今日法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當寇攘未殄之日而欲求平定之策者其大要莫若用人然用人之道選擇貴精委任貴專報應貴速三者兼盡則有才者可以

自見而任責者可以成功矣夫人固難知而才亦難得操切太過者易至於激變巽懦無術者不足與辦事力小任重則臨難而必懾志廣才疎則好謀而無成必參之公論驗之已試庶乎得真實之才而為緩急之用以攻則克以守則固顧何施而不宜哉臣故曰選擇不可以不精夫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茍其人之足以任是責也則委而信之使體統相屬議論歸一運動伸縮莫不如意則可以圖決勝之功倘事權一分則或捕或招各

自為謀相忌相傾惟欲求勝緩急誰復應援盜賊必至猖獗臣故曰委任不可以不專兵少則不足以禦寇財匱則不足以贍兵今諸郡之卒大半老弱傷殘之邑復無賦入搏手無策寧免奏聞況事勢方棘延頸待報如救焚溺有求必應則可以解倒懸之急一或稽遲則有不及事之憂臣故曰報應不可以不速然是三者實相關係人雖可用而任之不專固不足以成事任之雖專而有所奏陳或猶豫而不報則亦何以制變哉為人上

者茍於此而加意則目前雖擾不足以為憂蓋任責有人事至能應轉危而安直反手耳茍惟不然則一時之勝未足以為喜而玩心一生守備必弛事變之來將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矣今日盜賊竊發民不奠居原其召釁則始於官吏之非人迨其鴟張則失於備禦之無術事權渙散兵財困乏遂至悠悠歲月猶未殄滅然隨機應變夫豈無策今改弦易轍任賢使能貪者斥之懦者易之固欲精於選擇矣然豈無已試有功可與圖

事而不肯輕進者乎沈靜有謀隱於下僚而無以自達者乎招捕特創一司郡守俾叅議幕固欲專於委任矣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髪可不許以便宜從事乎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可不使之協謀以共濟乎奏捷則亟與推賞告警則即為調兵是固速於報應矣然不暫費者不永寧財所當用豈容不急與之乎兵機以速為神謀或可用豈容不即聽之乎深思而預圖之使無一之不盡則以之挫强敵復境土無往不可又何寇賊之

足慮哉雖然用人之道臣已略陳於前矣用兵之策敢僭及之夫外郡之兵其不可用固也而大軍之遺足以壯聲勢備守禦使奸宄聞風而氣懾然山川險要盜賊巢穴則非其所素知也潛窺而陰伺疾馳而深入則不如民兵之捷况焚蕩之慘衆所共憤皆有復讐之志而豪民糾集又欲為自衛之計曰其鋒而用之可以決勝已事之驗也第糗粮不繼難以持久若助其廪給厚其賞犒而能獲寇所有者悉以與之至於功狀顯著則又

錫以告命孰不樂為吾用復以大軍為之應援則兵威益振其策勲也必矣但行賞之際當眡功為輕重若優於將士而薄於民兵則不惟觧體尤恐激變此又主帥之所當察儻欲行招撫之策則盍先為不可勝之計如聲勢未張乃卑辭厚賂以冀其服縱使聽命猶慮反覆矧頭目非一競欲邀索更仆迭起未易悉定為今之計莫若赦脅從之徒以離其黨與行反間之術而俾相攻擊分遣重兵固守要害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掠其勢

稍屈然後從而招之蔑不濟矣臣佔畢腐儒軍旅未學輒摭輿人之論以備采擇惟陛下赦其愚

金章宗時山東盜起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刋除林木使盜賊無所隱山東路統軍使承暉奏曰泰山五嶽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

元世祖時秘書少監程鉅夫奏曰盜之害民刼盜為甚刼盜不已羣盜生焉故自古立法刼盜必死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纔行告發巡尉吏卒名為體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鄰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攀平民坐展歲月幸而成罪又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獄中者乃十四五況刼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賊刼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何可勝言夫諸藏兵器者處

死況以兵器行刼而罪乃止於杖此何理也故盜無所
畏黨日以多今後強盜持軍器刼人財物贓證明白只
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
讋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
成宗元貞元年盜賊蜂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山
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
因除歲凶飢饉誘之天時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
役游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羣盜所起之因

中間保護存恤長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物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縲囚暮即行刼又復督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審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究其本夫審勢而不謹于微至于著則不

可為矣論治而不究其本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布列臺憲盖以重内外耳目之寄達遠近聞見之詳惟兹山東奄奠齊魯控制千里按臨百城爰自去歲以来諸處盜賊竊發始則潛形塗面猶恐人知甚則鳴鼓樹旗不畏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逃生靈遭其荼毒府庫恣其攘奪致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比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為羣或七八作黨白晝殺人刼其財物昔人有言盜猶火也火之為災撲之於將

然則易為力救之於已然則難為功故小盜不滅則大盜不絕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安其生選官以責其治録囚以除其惡且山東禦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城池者矣有曰繕修兵備者矣有曰分軍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夫言之甚者人則以為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為迂闊是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不審也今兹略陳當行實事尚兾採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避危人之常情也今

山東之民往往甘就死亡起而為盜者蓋有其由
矣始於水旱傷農而貧窮歲無衣食飽煖之給次
則差役頻併而官吏日有會斂侵漁之害此其為
盜之原也昔有人言蜀人樂禍貪亂者或對曰蜀
人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
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
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雞一母豕牀上有百錢絮
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劒

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貧亂乎然則後世民之為盜者豈非飢寒之故歟兹者山東田畆不加于前戶口日倍于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至甚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子棄妻朝廷雖甞賑恤一家能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疫癘無牛者不克耕耨下種者不克耘耡致使田畆荒蕪蒿萊滿野即目秋成民已無食不知來春又將若何欲民之不為盜難矣夫國家之設刑名本不欲民犯

法小民至愚而神又豈不知法之不可犯乎盖犯
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飢餓之與受
刑均為一死賖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
帥為盜是豈得巳長民者可不為之深念乎惟望
朝廷明示六部百司凡山東軍兵征行之苦站赤
走遞之勞食塩辦課之重和雇和買之煩土木不
急之工役食用無益之貢獻但是可以動衆擾民
者皆當一一簡其號令之出量其科派之數節其

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普受其實惠皆不至為虛文庶幾生靈得以休息于田里官吏不能大肆其姦貪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則民皆安堵矣

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盖言三公之選其餘庶官各有所治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况在山東頻年水旱盜賊竊䕺民多貧窮可不選官撫治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國家守令之選不為不嚴但廟堂銓選有時而各處闕官無已即目山東見闕宣慰使二員濟南東平濟寧東昌益都見闕總管五員高唐海寧沂州見闕知州三員其餘佐貳之職闕者尚多有之且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固為令典然多係老耄疾病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俸祿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潔已奉公勤力于政務

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達嚕噶齊俱係投下守令見闕者十居二三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欲治化之興行盜賊之屏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將山東按治所屬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店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闕守闕省除部注共為一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方盛强歷練政務無大過犯附近籍居見闕者勿候宣敕即便赴任如此則郡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脩則善民獲

安惡人知懼仍須今後但有急闕隨即申達補注

庶不闕官撫治其民矣

一錄囚夫刑者詰姦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郡

縣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于和氣水旱

回以為災年穀不收實原於此且陰陽變理雖根

本于廟堂而政化承宣實責任于郡縣故東海殺

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此一

郡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郡縣罪

因除憲司審理踈決外在禁常有八九十起枷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昭著者不得明正典刑事涉疑似者不敢輕易釋放豈惟淹延囹圄誠恐別生事端且如去秋大盜王五十等刼掠開濮等處脫放禁中罪囚同惡相濟往往得其死力是則所係蓋甚大也宜從朝廷聞奏選差五府通曉刑名官員前來山東一一審錄如果無疑比及春分各正其罪庶幾刑政肅清惡黨警懼傳曰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以戰國之時明其政刑大國猶知畏之況今山東草竊有不知畏者乎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九